

范

後月先嬌著卷第二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繼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駿廷震繡梓

詩

觀克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

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

先詳公最喜色見天容

陳師道及其詩研究

御誰書元給大覽涕無從

范月嬌 著

文史哲學集成

陳師道及其詩研究

①94 文史哲學集成

陳師道及其詩研究

著者：范

月

編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三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陳師道及其詩研究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陳師道的生平與著述	三五
第一節 陳師道的生平	三五
一、家世	三五
二、閒居	四〇
三、仕宦	四四
四、行誼	四八
第二節 陳師道的著述	五一
一、全集	五二
二、詩集	五五
三、詩話	五九

四、談 叢	六一
-------	----

五、詞	六二
-----	----

第三節 陳師道年表	六三
-----------	----

第二章 陳師道的交遊	九七
------------	----

第一節 親 長	九七
---------	----

第二節 知 交	一〇七
---------	-----

第三節 方 外	一二三
---------	-----

第四節 門 人	一三〇
---------	-----

第五節 其 他	一四〇
---------	-----

第三章 陳師道的詩論	一五九
------------	-----

第一節 『後山詩話』辨正	一五九
--------------	-----

第二節 陳師道的詩觀	一六四
------------	-----

一、論詩的發生	一六四
---------	-----

二、論詩的特質	一六六
---------	-----

三、論才與學	一六八
--------	-----

四、論自然與工巧	一七二
----------	-----

五、論繼承與創新·····	一七六
六、論詩的寫作·····	一八〇
第四章 陳師道的詩 ·····	一八九
第一節 陳師道的詩學淵源·····	一八九
一、淵源自黃庭堅及杜甫·····	一八九
二、淵源自韓柳孟賈陶·····	二六二
第二節 陳師道詩的內容剖析·····	二六三
一、反映親屬關係·····	二六三
二、反映官場生活·····	二六七
三、反映民間疾苦·····	二六九
四、反映自然美景·····	二七〇
五、反映閒適心境·····	二七六
六、反映友情懷念·····	二七七
七、反映佛教思想·····	二八〇
第三節 陳師道詩的寫作技巧·····	二八二
一、用字·····	二八二

(一)重字	二八二
(二)疊字	二八五
(三)數字	二八七
(四)虛字	二九〇
(五)實字	二九三
(六)色彩字	二九六
二、遣辭	三〇〇
(一)沿襲	三〇〇
(二)不沿襲	三〇六
三、奪胎換骨	三〇八
(一)奪胎	三〇九
(二)換骨	三一
四、用事	三一四
(一)用人名	三一六
(二)用經史中語	三二〇
五、拗律	三二八

(一)單拗·····	三二九
(二)雙拗·····	三三二
第四節 陳師道詩的影響·····	三三八
第五節 陳師道詩的評價·····	三四二
結 論·····	三五七
附 錄 陳師道資料彙編·····	三六五
參考書目·····	五一九

緒論

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淵遠流長。每一個時期的詩作，各有其特色。明李東陽『麓堂詩話』云：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①

而各朝詩作，正以其各自的特色顯露其光輝。

詩的發展，是相續而又相禪的，故清葉燮『原詩』曾說：「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②雖有一段時期，或有盛有衰，但就其整合的發展來看，常由盛而至衰，由衰而復盛，『原詩』又說：「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③也是此意。

因此，某一個時期的詩歌作者，就必須在前人的詩作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發展，而建立起本身的風格、那個時代的風格，才能成爲一代的宗師、衆人推崇的對象。葉燮嘗評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說云：

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④

明于慎行之讀唐人不摹擬漢、魏之樂府，而能自作其樂府，也是如此。『穀城山館詩集』論古樂府云：

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旣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託焉者乎？⑤

所以清錢謙益嘗評議只會摹擬前人詩而無突破之作者云：

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固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⑥

宋處於唐之後，詩在唐代，可說是發展至另一高峰。清錢泳『履園譚詩』云：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⑦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凡例亦云：

譬之於木，『三百篇』，根也；蘇、李發萌芽，建安成拱把，六朝生枝葉，至唐而枝葉垂蔭，始花始實矣。⑧

沈德潛『唐詩別裁』凡例亦云：

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製大備。⑨

『全唐詩』所錄唐代詩人，共二千二百餘人，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詩人之衆，詩篇之多，可謂遠遠超越前代。唐代詩人，分道奔馳，既嘗試各種詩製，又各以其獨特風格交相輝映。高棅『唐詩品彙總敘』曾加概述云：

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義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曠，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谿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同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伶、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尙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

冠冕，或稱海內文宗，靡不有精蟲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⑩

處在這種文學情勢之下，宋代詩人如要建立起本身的風格，開拓本身的道路，自然是需要有巨大的魄力，過人的智慧，並經一番艱苦的努力的。

宋初詩壇有九僧，詩學賈島、李賀。「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峩眉懷古也。」^⑪其詩多警麗之語，歐陽修『六一詩話』嘗舉其中詩句如「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以爲「其佳句多類此」。但多拘泥晚唐而不知變，有佳句而無佳篇，故其詩至歐陽修時，已不復傳，以致歐陽氏歎云：「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⑫

眞宗景德年間，楊億、錢惟演、劉筠等與朝中苑臣相復唱和，所作見『西崑酬唱集』二卷。該集所收有劉筠、錢惟演、楊億、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鷺、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十七人之近體詩作，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⑬。其詩頗能符合宋初之政治局勢，以藻麗爲勝，爲宋代詩學之初步革新，但在改變唐代詩風，樹立宋詩本身之獨特性格上，其力不大，所作雖或有可取，但難領導詩人自成一派。世之論宋詩西崑體者，多有詆語，實欠公正，能持平允之論者，爲『四庫全書總目·西崑酬唱集提要』：

其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本眞，惟工組織，於是有優伶搏拊之戲。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艷。然介之說，蘇軾嘗辨之；眞宗之詔，

緣於『宣曲』一詩有「取酒臨邛」之句。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其後歐、梅繼作，坡、谷迭起，而楊、劉之派，遂不絕如線。要其取材博瞻，練詞精整，非學者有根柢，亦不能鎔鑄變化，自名一家，固亦未輕詆。『後村詩話』云：『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爲歐公之所厭。又一條云：君僅以詩寄歐公，公答云：先朝劉、楊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豈公特戀其碑版奏疏，其詩之精工穩切者，自不可廢歟！二說自相矛盾，平心而論，要以後說爲公矣。^⑭

是以代表宋代詩風之歐陽修、黃庭堅，雖然不走西崑路線，但亦頗尊重楊、劉。歐陽修『六一詩話』云：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⑮

葉夢得『石林詩話』云：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⑯

龔鵬程先生『江西詩社宗派研究』云：「宋文化基本爲一知性反省之文化，講求秩序之建構、理智之沈思。」^⑰此語甚確。該書嘗就社會變遷中之經濟型態、社會變遷中之社會結構（包括人口

流動與莊園之發展、知識階層之興起、世族結構之分化、社會組織之形成）以及文化思想之轉變與突破（包括思想之轉變、哲學之突破），敘述宋文化之背景及其形成^⑮，分析精詳，讀者可加參照，此不贅述。要強調的是，宋文化爲一知性反省的文化，因此於詩的理論上，關注於詩意之探討、追求與表現。黃庭堅「雲巢詩序」云：「得古人著意處，文章雄奇，能轉古語爲我家物。」^⑯歐陽修「六一詩話」云：「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⑰而屢受議論之黃庭堅之「奪胎換骨法」說，亦屬詩意之探索與表現之道理：「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⑱而重於秩序建構的講求，使宋代詩論亦重詩法。黃庭堅嘗說：「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⑲又嘗論文章之正體與變體，而呼籲學者宜從正體入手云：「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⑳其勸人熟讀杜甫夔州以後詩，道理亦在此。「與王觀復書」（其二）云：「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耳。」^㉑呂本中乃提出活法以及如何得活法的見解，「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活法。所謂活法者，規

矩備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②5}因此論者乃力主篇法之講求，如范溫『潛溪詩眼』言山谷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②6}韓駒云：「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爲至妙。」^{②7}力主句法之講求，如范溫『潛溪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割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閒雅，蓋與七言同。」^{②8}力主字法之講求，如『陵陽室中語』論下字之法云「僕嘗請益曰：下字之法當如何？公曰：正如奕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僕復請曰：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則穩，用彼字則不穩，豈牽於平仄聲律乎？公曰：固有二字一意，而聲且同，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選詩云：『庭臯木葉下』，『雲中辨烟樹』。還可作『庭臯樹葉下』，『雲中辨烟木』。至此，唯可默曉，未易言傳耳。」^{②9}范溫『潛溪詩眼』重字之工云：「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秃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

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因此有詩眼之說，黃庭堅「贈高子勉」云：「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顧我今年六十，付公以二百年。」③⑩響字之說，呂本中『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園前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③⑪因此重改詩，『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與余詩云：『百葉湘桃苦惱人』。又云：『欲作短歌憑阿素，丁寧誇與落花風。』其後改『苦惱』作『觸撥』、改『歌』作『章』、改『丁寧』作『緩歌』。余以爲詩不厭多改。」③⑫也尊重他人之善改詩字，譽爲一字師，『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稿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第一字之師也。」③⑬

至欲在探求意與法之後，如何不受意之縛，法之束，論者乃重由意、法入，並由意、法出，這就有須禪悟了。故韓駒「贈趙伯魚」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徧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③⑭呂本中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功夫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③⑮又云：「楚辭，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

爲吾用，則姿態橫生，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超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達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③⑥}

而且，宋代社會，繼中唐社會型態之發展，都市經濟發達，庶民文化勃興^{③⑦}。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琴棋書畫」云：「六朝至唐，文人生活以貴族豪華趣味爲主調。到了宋代，文人以庶民質素趣味爲主調。貴族好雅，庶民好野；純雅流於奢侈，純野流於俚鄙。宋代文人取二者的調合，以清出之。」^{③⑧}宋初西崑詩體「以藻麗爲主」，多具唐風^{③⑨}。宋詩論者與詩人要建立本身的風格，自應調合雅野，或主有深度之平淡風格，如葛立方「韻語陽秋」之主平淡應從組麗來。其言云：「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凌交。』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④①}主平淡應自老熟來，周紫芝「竹坡詩話」云：「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④②}或主作詩應當去陋，如許顗「彥周詩話」云：「作詩簡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之，則去也。」^{④③}應當忌